

犬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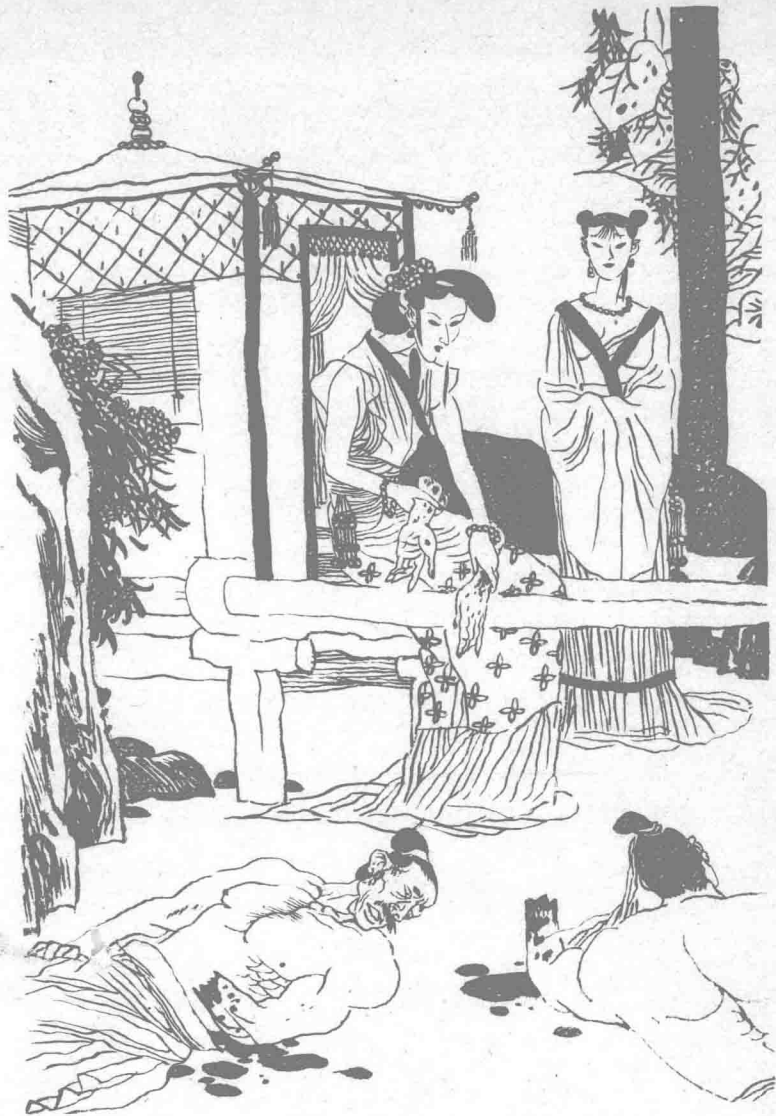


犬 魔

东郭一笑 著

(中)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轿帘一掀，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走了出来，他俩手各拿一只断手，对地上两人道：“杨号、祁枋沁，你们今日知道本姑娘的利害了吧！”



随着一声“封”字，十数柄剑与寒冰儿的剑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剑网，旋在半空的疯姑已被冻僵在空中



小菱站起身，如蜻蜓点水般在屋里飞快的转了一圈，当时将屋内的人全点了穴道



过了约有一柱香的功夫，里面鼾声停了，方外天知道哭笑双魔已着了道

第十一回 仇英才還能大羊鎮

他是个老实的人，见事已至此，争也没用，索性退了回去。可心里那个雄心却放不下，老实人自有老实人的主意，自那日以后，他索性连自己当值的时候也不理门中的事了，一切都交给了梁知古他们代管，自己钻到山洞里闭关练起功来，只望有一日练成神功，亲手杀了哭笑双魔，名正言顺地当上掌门，再肃纲纪。

梁知古和孙道清在心中暗暗好笑，却也不与他说破，只是好酒好肉地侍奉着他，让他安心练功，两个人在外面作威作福地当起掌门人来。

商淳佑在洞中练功，全然不知洞外的事，他心地诚实，根基也自然扎实，练了两年，功力增进了许多。可他却不知道在外边，泰山派已经惹了大祸。

梁山和泰山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，隔着约有二、三百里地。火龙帮因看好它与梁山可互为犄角之势，因此早有心要收服他。在商淳佑主持门中事务时，巫觋姑曾派说客来我过他，被他婉言拒绝了。现在梁知古和孙道清当上

掌门以后，巫靓姑仍不死心，又派了说客来，却被梁知古将来人打了三十马鞭，撵了出去。

梁山和泰山由此便结下了仇口。

如果仅仅是这一件小事，梁山也还能暂忍一时，可泰山派后来做的几件事，却使巫靓姑下了铲除它的决心。

泰山派自梁、孙二人当政以来，纲纪日下，门下弟子在外屡屡生事。梁孙二人只要大家拿得回银子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门下人因此更加肆无忌惮，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泰山派搞得如同一个占山为王的山盗草寇一般。

他们不该去惹火龙帮。

火龙帮和泰山派虽然离得不远，也有二、三百里路，两派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，本应井水不犯河水。何况这两年巫靓姑有心要收服它，自也不会让门下的人和他们发生冲突，因此上一一直相安无事。

梁山与泰山之间有一个小镇，名叫大羊，一直是在梁山派的势力控制之下。可最近一段时间，泰山派的门下屡去骚扰，在镇上胡作非为，吃饭不还帐，宿妓不给钱，稍有不顺，还要打闹一番，闹得镇上人心惶惶。

这镇上的买卖大多受梁山上的庇护，按月送上例钱，有了这等事，那些店家自然要找梁山上出头说话。梁山上派在这个小镇上主事的是疯姑的徒弟，叫做雪钗，人长得白白嫩嫩，如同雪人一般，武功却不见如何了得。平时在这小镇上镇服街头无赖，自然是富富有余，可要与泰山上的人作对，就差得远了。出头跟对方谈了两次，不仅没让对

方收敛，反遭了对方一阵毒打，那些人看她生得白嫩，邪念顿生，竟然住在镇上的妓院藏香阁里，限雪钗在三天之内自己送上门去陪他们喝酒行乐。

雪钗受了重伤，忍气吞声，一边约束下属不得与泰山派冲突，一边打发人飞马上山去找帮主告急。

巫靛姑听了喽罗的报告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个泰山派可是太不识抬举了，我好言劝他，他不听劝倒也罢了，怎么还打了我的说客，砸了我的店铺，占了我的地盘？如今，还想让我们梁山上的人供他们玩乐么？我这梁山上，只有女人玩男人，从来没见过男人玩过女人，他们这样欺我，可是自寻死路了。疯姑，你带人下去，收拾他们一下，就不要回来了，从那里一直向泰山进发，将山下的所有地盘都给我收到梁山的门下，我带大队人马随后就到，这一次，泰山派不降，就杀他个鸡犬不留，是该我们火龙帮在江湖上竖起威风的时候了！”

疯姑点点头，领着自己的“狗”下了山。

大羊镇上闹事的两个领头人在泰山上也有几分地位，他们一个是孙道清的大弟子杨号，一个是梁知古的大弟子祁枋沁，两个人功力都不错，最近又借着本门师父的威风，做起了二主子，梁知古和孙道清一直想扩大自己的实力，对他们的作为也不闻不问，使这两个人日渐猖狂起来。

三天期限一到，藏香阁张灯结彩，杨号、祁枋沁端坐在楼下堂内，一帮弟子手持刀剑自厅内向外一字排开，一直排到了街口，个个洋洋得意，等着火龙帮的雪钗姑娘自

已送上门来。

这一事在小镇上轰动极大，那些个闲人自不必说，就是那些店家，因为此一宗关系到本店日后的归属，也格外上心，一大早就打发了人出来看动静，把个藏香阁门前塞了个水泄不通。

傍午时分，一抬小轿由街东头忽忽悠悠地抬了过来。轿前是两个彪形大汉，各持一根水火棍在前面开路，抬轿的是四个蓬头垢面的壮汉，腰间都带着兵刃，一个个面无表情，眼里却精光四射，叫人望而生畏。

人们纷纷让开了一条路。

杨号与祁枋沁听得下人来报，也走出门来，站在街口等着。

杨号看一眼街头的闲人，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“祁兄，火龙帮毕竟是与众不同，就连往妓院送一个婊子，竟也是如此气派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！”

祁枋沁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朗声道：“是么，要是没有泰山派，这火龙帮也真要成了气候了。这势派，寻常人哪里拿得出？”

杨号道：“这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火龙帮这么厉害，我们要他们主事的来侍奉，她不也得乖乖地送上门来么？”

二人哈哈大笑之间，小轿已经抬到了门前，轿夫放下轿，个个袖手而立，看着阶上的二人。

杨号抬抬手道：“祁兄，请！”

祁枋沁谦让道：“还是杨兄先请。”

杨号伸手拽过祁枋沁道：“你我弟兄，还分什么彼此？天下是咱们二人一起打下的，这美人自当也是咱们二人一起同享。来，一起去吧！”

二人携手走到轿前，同时伸手去揭轿帘，突然听得啪啪两声脆响，二人的脸上同时挨了两个耳光。

在轿里传出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喂，你们俩，还不来拉我一把么？”这一声又娇又脆，像当头泼下了一瓢凉水，把杨号和祁枋沁心头刚刚升起的怒火一下子便熄灭了。

两个人各自捂着脸，笑也不是，怒也不是，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杨号尴尬地强笑笑，道：“好，这个小妮子有味道，果然是与众不同，祁兄，咱们还是上去扶她一把吧。”

祁枋沁道：“好好，在咱们没来这里以前呢，人家也是这大羊镇上的主人，现在屈尊来侍奉咱们两个，心里有点脾气也是在所难免的，咱们自不该和她计较。好，你我兄弟就扶她一把吧。对待女人么，就得有这等耐心，你我兄弟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，这点气自然也是忍得的。”

两人相对一笑，向轿内打个拱道：“美人，我们兄弟在这里向你陪礼了，你不要心焦，等我们扶你。”

二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同时运起一口气，向轿内伸进手去。

他们方才脸上挨了一个耳光，虽然表面上撑着面子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心里却压着一股火，这一上手自然就不再留

情，指望一把将轿内的人拖出来掳在当街上，找回刚才失掉的那个脸面。

街头围观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这个场面，今天的事关系到他们日后的归属，谁也不知日后的新主人是谁，自然也不敢出声喝彩，生怕得罪了哪一方，给日后留下祸根。

几百人站的街面上，此刻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，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二人伸向轿内的那两只手。

他们刚将手伸进轿内，忽听得一阵惨叫，二人向后跌了出去，一直撞在了四、五丈远外围观人群的身上，两人一个捂着左臂，一个捂着右臂，手臂上鲜血淋漓，竟然被轿内的人在这一触之间生生拗去了两只手。

人群再也静不下来了，乱哄哄地噢了一声。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个劲地往前挤着，场内顿时大乱起来。

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由轿内传了出来：“不许乱，谁乱动杀了谁！”

话音刚落，抬轿的几个轿夫已经抽出了刀剑，几把利刃一起出鞘，寒光闪闪，那些看热闹的人不仅不敢往前挤了，还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十几步，把刚才围住的两个人晾在了场中。

轿帘一掀，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走了出来，她两手里各拿着一只断手，笑嚶嚶地道：“杨号，祁枋沁，你们今日知道本姑娘的厉害了吧？前些日我好言相劝，你们就是不听，反倒以为是本姑娘怕了你们，要骑在我的头上。

本姑娘是什么人？金枝玉叶比起我来也还差那么一点，就是你们这两个无名鼠辈玩得起的了？现在落到这个田地，你们可是悔不悔呢？”

祁枋沁和杨号对视了一眼，突然大喊一声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抽出腰间的兵刃，向雪钗扑了过去。

雪钗向后一闪，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们两个还不死心么？跟本姑娘过招，你们还不配呀！”

这一闪之间，早有一个轿夫迎上，截住了祁枋沁和杨号。

那轿夫手执一根水火棍，东一支西一划，就把杨号和祁枋沁的兵刃磕到了一边，他也不追击，这一下磕过之后，就拄了棍在轿前站着，漠无表情地看着二人。

祁枋沁和杨号这时才知道自己今天是遇到厉害的对手了。

他们俩都是泰山上有名的人物，武功虽不敢说出神入化，但在江湖上也排得上二、三流，现在被一个轿夫轻而易举地制住了，心中如何能够不惊？二人对视了一眼，竟连再出一次手的勇气也没有了。

他们知道，这个轿夫决不是眼前的这个雪钗的手下，如果她的手下有如此厉害的人，她以前还会吃那个亏么？看来，是梁山上又派了人下来了，在这四个轿夫的后面，还不知是个多么厉害的主呢！他们现在又断了一只手，如何敢轻举妄动？

泰山派的弟子在场也有二、三十人，见此情景，心中

甚是不忿，呐喊一声，纷纷拔出了刀剑，要一涌而上。

雪钗格格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泰山派依仗人多，要一涌而上么？好哇，不要命的尽可上来试试，别看我们只有七个人，可若是要你们这些人的性命，也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信的来呀！”

泰山派的弟子被她这一句话激得怒火升腾，一齐转眼看着祁枋沁和杨号，只等他们一声令下，就要扑上前去，将这几个人碎尸万段。

杨号看了看祁枋沁，道：“师兄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那许多的武林规矩了，一齐上吧。”

祁枋沁道：“好，上！”

众弟子听得二人发话，大喊一声，涌了上去。

那边抬轿的四个轿夫也不声不响地抽出了兵刃，连同先前那两个持水火棍的一起，与泰山派的人厮杀起来，但见场中一片刀光血影，红泉喷溅、肢体横飞，人头乱滚，惨叫不绝，不过一支香的工夫，场上复又静了下来。雪钗带来的六个人仍回到了轿边，在他们的面前，血过脚面，泰山派的弟子死了十有七八，剩下的几个也缺胳膊少腿，只有在地上哀号的份了。

这一场大屠杀只在须臾间便完成了，不要说那些围观的人不敢睁眼，就是杀人无算的杨号和祁枋沁，此刻也被吓得浑身筛起糠来。

雪钗在一边又格格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杨号、祁枋沁，你们二人现在可服了我了么？”

杨号和祁枋沁低头不语。

雪钗翠眉一凝，收起了笑，喝道：“喂，我问你们两个话呢，你们没听到么？”

杨号和祁枋沁仍不作声。

雪钗道：“你们装哑巴么？好，我这就叫你们变成真哑巴！来，把那个杨号的舌头给我割下来！”

一个轿夫听了她的吆喝，一声不响地从腿上拔出一把匕首，向杨号走了过去。

他一把托住杨号的下巴，举起尖刀就要向他的嘴里撅去。

杨号往后躲着，连声叫道：“别割别割，我服了……”

他号啕痛哭起来。

以他的身份，方才这一句话可是大大地丢了脸。他这一哭，半是害怕，半是害羞，因此上格外伤情。

可他门下的弟子却不知他现在的心情。见他如此，一个受伤的弟子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指着他道：“杨号，你，你这等没有骨气，枉为人师！师父如此，我这个做徒弟的活着还有什么脸面？”

他越说越气，猛地抬起手来，向自己的头上拍了下去。

那弟子这一死，地上受伤的弟子更是怒愤满腔。几个能动的，纷纷举手向自己的头上拍去，立时又有三四个死在了当场。

还有一个功力不足的，这一拍之下不能自断血脉，惨叫一声，由地上爬了起来，向雪钗撞了过去，雪钗身边的

一个大汉伸出手来，轻轻一拍，帮他了结了性命。

剩下几个胆小的弟子不敢死又不想苟活，只好躺在地上装死。

雪钗点点头道：“泰山派毕竟是泰山派，果然也有几条血性汉子。喂，祁枋沁，杨号已经服了，你服不服呢？”

祁枋沁看看门下的弟子，道：“妖女，我今天败在了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吧，要想叫我投降，却是万万不能！”

祁枋沁的门下只剩了三个弟子，听得雪钗逼迫师父，都紧张地把眼看着他。现在听他如此说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齐齐地喝了声彩。

雪钗笑道：“祁枋沁，你其实在心里早就害怕了，只是刚才那些弟子让你开不了这个口是吧？你可想清楚，要是听我的劝呢，现在改口也还来得及，你要是不改口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在我们火龙帮，剐一个人你以为还是什么难事么？”

但凡人在关键时刻，是英雄是狗熊往往只是一念之差。祁枋沁方才心里本来也是怕得要死的，可一句话既已说出，又得了门下弟子的一片彩声，现在想收也收不回去了。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妖女！我祁枋沁生是堂堂男儿，死是梆梆硬鬼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吧，我若是皱一皱眉头，也不算是一条好汉！”

雪钗眉毛一挑，大惊小怪地道：“哟，今日也听人说英雄，明日也听人说英雄，不想我雪钗真是有福，倒底有幸

亲眼见到了！祁枋沁，你也不要嘴硬，嘴硬的人，最后都得不到好下场。别说什么皱一下眉就不是好汉，如果我叫人刷你时，你能忍住不大声嚎叫，我也就佩服你是个英雄啦！来，你们谁给我动手刷了这个英雄？”

一个轿夫听了她的话，默默地走了出来，站到了祁枋沁的身边。

雪钗道：“祁枋沁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服还是不服？”

祁枋沁道：“少废话，来吧！”

他的声音都有些哆嗦了，可门下的弟子还是为他这一声喝了声彩。

雪钗撇撇嘴道：“哈，你们这些人，真是能跟着瞎起哄，你们这么一闹，不是闹得你们的师父没有退路了么？现在叫得那么响有什么用？等他呆会儿能一声不吭，你们再给他叫好也不迟呀！祁枋沁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们火龙帮别人呢，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他们是用快刀子割，我们不用刀，钝刀子也不用，是用人撕呀！怎么样，你挺得住么？”

祁枋沁大怒，喝道：“妖女，我和你拼了！”他站起身，操起手边的兵刃，向雪钗扑了过去。

站在他身边的大汉岂容他动？脚下一错，已拦住了他的去路，顺手一拂，点了他身上的穴道。

雪钗道：“你想拼这一死留下个清名么？别打你的如意算盘了。和我们火龙帮做对的人，不会让他这么轻易死的。来，动手吧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挺到何时！”

那大汉听她此言，伸出手去，拽住了祁枋沁的左耳，轻